

普濟禪院的石桌子

吳志良

點，步步進逼。他案頭擺放着《南京條約》的文本，字斟句酌，試圖為美國謀取更「周全」、更「精緻」的特權。耆英則身心俱疲，面對顧盛展示的炮艦威脅，迴旋的餘地已如這禪院地磚的縫隙般狹窄。

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，一切塵埃落定。筆尖在紙上劃過，沙沙聲如秋露啃食桑葉。一紙《望廈條約》在石桌上誕生，披着平等協商的外衣，內裏卻嵌滿了不平等的尖刺：治外法權如植入肌膚的荊棘，宣告美國人在中國土地上只受其本國法律管轄，中國司法主權被公然撕裂；協定關稅則似沉重的鎗鏑，鎖住了清廷財政命脈的咽喉，從此無法自主保護孱弱的民族經濟；最惠國條款更像一張貪婪的巨口，承諾美國可以自動吞噬日後任何他國從中國身上撕咬下的每一塊肉。更有那允許在通商口岸設立教堂的條款，悄然埋下了文化滲透的引線。

石桌中央那條深刻的分界線，在那一刻獲得了最殘酷的隱喻，無聲丈量着談判桌上雙方懸殊的力量——一邊是生機勃勃、銳意擴張的新大陸強權，一邊是步履蹣跚、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國。那條偏向一側的刻痕，正是那單向輸送的利益與屈辱的具象化。耆英落筆時，目光或許曾掃過這道石痕，其心中沉味，恐非後人所能盡知。石桌冷硬如鐵，默默承載了這份強加的「和平」契約。

《望廈條約》的墨跡未乾，陰魂已然擴散，那設計「精妙」的不平等條款，迅速成為法國等列強競相效仿的藍本，《黃埔條約》緊隨其後。石桌見證的這場交易，加速了捆綁滿清帝國鎖鏈的鍛造過程。澳門這座曾以獨特地位提供「緩衝」的孤島，在那一刻，也更深深地烙下了作為帝國衰微與外力強行破門之地的雙重印記。



◀澳門普濟禪院內的石桌。

石桌亦在詰問何為真正的規則。它所承載的條約，是叢林法則的殘酷產物。而今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曙光，正是對那種強權邏輯的超越，是對一個以相互尊重、公平正義為基石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。澳門這座經歷東西風雨洗禮的城市的經驗告訴我們：唯有平等對話與真誠溝通，才能跨越文明的鴻溝，化解猜忌的堅冰。這張石桌，連同那些泛黃的談判紀錄，共同構成了這段歷史的「世界記憶」，如何讓沉默的石頭與塵封的檔案發聲，將歷史的真與教訓轉化為促進理解與和平的智慧源泉？

石桌靜臥，彷彿一冊攤開的史書。那道不均等的刻痕，是歷史刻刀留下的深深印記。歷史從未真正遠去，沉澱在石頭的肌理裏，流淌在城市的脈管中。在普濟禪院的蟬鳴與香火中，石桌以其冷峻和沉默，繼續履行着永恆的使命——它不僅是往昔屈辱的證人，更是丈量人類文明進程的標尺，丈量着強權與公理的消長，也丈量着一個民族從沉淪中覺醒、在自強中走向復興的漫漫長路。唯有永遠銘記石桌的冰涼，才能守護住腳下大地的溫度；唯有深刻理解那道刻痕的由來，人類才能在未來，於更寬廣的舞台上，真正畫出一條屬於所有文明的、平等而公正的線。

七日談

（澳門篇）

七月的澳門，暑氣初蒸。普濟禪院古木參天，蟬鳴聒噪。推開禪房木門，涼意裹挾着悶熱的氣息撲面而來，門外橫臥一張青石桌，敦實厚重。日光投在桌面一道深刻的凹痕上——那是一條並不均等的分界線，一邊寬，一邊窄，像一道無法癒合的刀疤，凝固了整整一百八十年的光陰。

石桌沉默着，但每一道風化的紋路都在無聲吶喊。一八四四年的暑熱似乎還蒸騰在這方寸之間。彼時，鴉片戰爭的硝煙剛剛散盡，虎門外的炮聲猶在回響。清帝國這艘千瘡百孔的巨艦，正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撕扯着駛向未知的暗礁。英國已在《南京條約》中攫取了香港和五口通商的果實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，嗅着腥風，也急不可耐地派出全權公使顧盛，遠渡重洋而來。

為何將目光投向澳門？這座飄盪在帝國南陲的半島，早已被葡萄牙人「借居」了數百年。它如一塊奇異的浮木，既不屬於西方，也未脫離東方的母體。這裏遠離北京紫禁城的森嚴，也避開了廣州十三行喧囂的洋行與激憤的民眾。葡萄牙總督、熟悉中國事務的傳教士與通曉葡語的買辦，交織成一張隱秘而實用的網。對於顧盛，澳門是絕佳的避風港，是觀察清廷虛實的瞭望哨，更是撬動帝國大門的支點——一個雙方都能勉強接受的談判「中間地帶」。

於是，普濟禪院這方佛門淨地，意外地被推上歷史的前台。顧盛代表新興的美利堅，耆英則拖着病軀，奉道光皇帝之命，代表日薄西山的大清。談判的拉鋸在酷暑中進行，空氣裏瀰漫着無形的硝煙。石桌成了最沉默也最沉重的見證者。顧盛憑藉其國力的後盾和外交的狡

過暑假



人生在線 魯力

福州之夏，一度曾被列為全國「十大火爐」之首。剛踏入七月，最高溫度已超過三十六攝氏度，整個城市成為一個大蒸籠。柏油路早已被炙烤得軟軟的，踩上去會黏着鞋底。驕陽似火，樹上的蟬聲雖高亢不絕，卻如同鐵勺刮過鍋底似的嘶啞，為這片炙熱增添了幾分焦躁。路旁的樹木也垂頭喪氣，葉片捲縮，焉焉地掛在枝頭。只有喜陽的朱頂紅，在陽光下挺挺地開出一朵又一朵鮮艷的，紅的、白的、粉色的花，為這盛夏留下一抹喜色。

這般暑氣，實在逼人。要度過這百日酷暑，大部分時間便是只好躺在客廳裏看電視。大暑天裏喝點白茶有助消暑，再加點枸杞，清中帶甜。嘴裏喝着剛泡的貢眉，記憶便如這淡香的茶水，汨汨流回兒時在老房子消暑的時光。

小時候，我們住在一個老四合院的偏院。院牆斑駁高大，偏院裏栽種了一棵大樟樹，在夏天，就像一把張開的綠傘，擋住了暴曬的陽光。院中有一口老水井，井水幽幽沁涼，俯視而下，黑沉的水面閃現出一方天光。每日午後，母親便將西瓜放入桶中，吊入井中冰鎮。過了一個小時，捉上來的西瓜皮上沁着一層細密的水珠。一刀剖開，瓜香含着涼氣撲鼻而來，紅瓤黑籽，汁液淋漓，一入口中，暑氣頓消。真是夏日避暑之最愛。

老屋廳堂寬敞，又有大樹遮蔽，是白天避暑勝地。放暑假後，院子裏的孩子都會聚在前大廳裏下象棋或是下軍棋，輸贏就是五分或一毛一根的冰棒。我經常高興地拿着贏來的錢，到巷口去找小販買冰棒。小販打開木箱，翻開蓋着的厚厚的棉被，拿出幾根冰棒。輸者吃五分錢的果凍冰棒，贏者則吃一毛一根的牛奶冰棒。冰棒入口，一股涼意從口入胃，真是爽極了。

在暑假裏，最開心的事是與幾個小夥伴去城外小河游泳。河水清澈見底，岸邊水草搖曳，小魚穿梭其間。我們赤條條跳入水中，清涼瞬間裹住

全身，暑熱盡消。我們有時暢泳，有時扎猛子潛到水裏摸河蜆，手指在沙泥中細細摸索，不一會就摸了一小盆。回家之後，幾個小夥伴跑到我家，用清水泡一會河蜆。洗乾淨了，加點蔥，切幾片薑，放點鹽，灌上一鍋水，放在煤爐上燉個半小時，一鍋美味海鮮湯就上桌了。媽媽會給我們蒸上十幾個肉包，肉包就着河蜆湯，既美味又管飽。

及至傍晚，暑氣漸消。孩子們的最愛是到隔壁小巷的小人書店看書。小人書就是連環畫冊，看一本一分錢。三個磚塊上搭一塊長木板就是檯子，頭上掛着幾個大吊扇，在當年那條件對我們算是天堂。花上五分錢，租上五本小人書，坐在矮檯上，就着店裏昏黃的小燈泡，一看就是一個多小時。那些黑白線條勾勒出來的英雄美人、神怪妖魔、帝王將相等，遠比課本上的文字鮮活百倍。就是在這裏，我看了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紅樓夢》《歐陽海之歌》《紅岩》《蘆蕩火種》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等等。可以說，小人書是我喜歡文學的啟蒙老師。

月亮初上，大人們便搬出竹床、藤椅、長檯、草席，鋪在廳堂或是天井地上。竹床最好睡，把竹床用水擦一遍，躺上去又濕又涼。藤椅好像是老年人的最愛，靠在上面，搖着蒲扇，侃着大山，說着說着就睡着了。蚊香被點燃了，一縷青煙裊裊升起，發出艾草混合着藥物的奇異氣息。男人們打着赤膊，搖着扇子，閒話家常。孩子們則擠在竹床上，仰望屋頂上的星星，數着數着，眼皮漸沉，在蟲鳴聲中沒入夏夜的夢境。

年年夏天，今又夏天，福州的「火爐」照舊燒得通紅。盛夏中的我，只能成天蜷縮於空調房裏。隔着玻璃，窗外蟬聲依舊如沸，但聽上去卻有些遙遠模糊。房裏涼氣絲絲，人在其中，竟有幾分深秋的感覺。在家無非看看電視，喝喝茶，與朋友用手機微信幾句。偶有興致，便在書案上鋪開宣紙，蘸墨練起了字。冷氣吹來，墨跡乾得倒是很快。只是昔日的那份因為天熱而與井水、竹席相伴的清涼感覺，卻是再也尋不回來了。



自由談 丁潔芸

小暑當天，家裏寄來了幾箱奉化水蜜桃。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拆箱，清甜桃香瞬間撲面而來，屋內暑氣也彷彿被驅散。只見一顆顆水蜜桃乖巧地躺在泡沫隔間，好似一個個粉嫩的胖娃娃，透着玫瑰紅暈，渾身覆蓋着細密絨毛。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個，湊近鼻尖，像「吸貓」一樣「吸桃」。「嗯，是熟悉的家鄉的甜蜜味道。」我深吸一口氣。用手輕輕捏，還不夠柔軟。作為堅定的「軟桃黨」，我決定再等幾天，等它醞釀到軟而不爛的最佳狀態。那時，桃香更加濃郁勾人。輕薄如紙的果皮，只需用手輕輕一撕，便露出細膩如玉的果肉。一口咬下，香甜豐盈的汁水瞬間充盈口腔。吃水蜜桃時，我總做不到優雅，每每弄得滿嘴、滿手都是汁水。但一個桃子下肚，甜意直沁心脾，簡直通體舒泰。

水蜜桃對於我，是純粹的甜蜜記憶，但對我先生來說，感情卻複雜得多。他出生在桃農之家，打記事起，父母便守着幾十株桃樹，這也幾乎是全家最重要的生計來源。孩童時，他放學或放假，都得跟着父母去料理桃樹。等桃子長到乒乓球般大時，就得給它們「穿衣服」——用小紙袋將它們一一包裹，防病蟲害，也防鳥兒的侵擾。而做紙袋用的「膠水」，也取自桃樹上的桃膠。到了桃子成熟的季節，更是全家總動員，採摘、包裝、運輸……雖然一家人辛苦勞作，但每年品質最好的桃子，自家是決計捨不得吃的。先生說，「記憶中，兒時的夏天只有吃不完的爛桃。」等桃子賣完，活兒卻還沒完。為了來年結更多更好的果，桃枝還得修剪。「我爸爸負責修桃枝，我在後面撿桃枝。」正是調皮貪玩的年紀，暑假去幹農活總是不樂意的，先生說，「我有時候就賣慘大喊『哎呀，被桃枝刮到啦，出血啦』，喊多了，父親便識破了我的小伎倆，不再搭理，我只好又跟在父親屁股後面撿桃枝。撿來的桃枝還要背回家燒火用。」先生說，直到他上班賺錢，父母才慢慢減少了桃樹的種植。而正是這一顆顆紅彤彤的水蜜桃，撐起了先生一家的生計，也托起了他從山村走向城市的求學之路。「我小時候可吃不到

家鄉的水蜜桃



◀奉化水蜜桃肉質細軟，汁多味甜。

新華社

這麼好的水蜜桃。」先生捧着香甜可口的水蜜桃喃喃道。

與我先生不同，我的父母並無種桃經歷，但他們的記憶中同樣飄着桃香。父親說，他小時候是用大米換水蜜桃吃。每逢盛夏，總有桃農推着手拉車或挑着擔子來到村裏，挨家挨戶售賣水蜜桃。父親記得，那時的水蜜桃個頭頂多只比乒乓球大一些，果皮略微發青，表面還有細密如芝麻的斑點。「但那個味道啊，太美妙了！」說到這，他的眼睛裏彷彿還藏着童年夏天的光。而母親則要等成年才初嘗這「瓊漿玉露」。「水蜜桃對我來說可是奢侈品。」母親說，外公一個種桃的朋友請他們去桃園做客，她那時已是小姑娘，才第一次真正見到、吃到水蜜桃——「原來這就是水蜜桃，原來水蜜桃是這麼種出來的。」那一口的驚艷，她至今記得。母親最羨慕的，是她的好友汪阿姨，因為汪阿姨的父親年輕時負責看守桃園。「我爸爸總是把熟透掉落的桃子留給我吃。」汪阿姨說，她放學後會飛奔五六里去桃園找父親，「我那時一點也不覺得遠，滿腦子全是水蜜桃。」汪阿姨前些年成了奶奶，有一個可愛的小孫女，小名叫「小桃子」。

在我成長的年代，水蜜桃早已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。記憶中故鄉的夏天，路邊、市場裏到處可見桃攤，擺放着一籃籃用竹篾裝的水蜜桃，整個小城都桃香氤氳。若拎一籃回家，更

是滿室生香。而這熟悉的甜蜜氣息，其實已在故鄉的土地上縈繞千年。相傳，奉化水蜜桃是布袋和尚從王母娘娘瑤池蟠桃宴會上，帶回家鄉奉化的仙桃。據《幽明錄》記載內容推斷，奉化或已有兩千餘年的栽桃史。當然，較為確鑿的史料見於宋代。南宋寶慶《四明志·奉化縣志》中有「汀河之桃果」的記載，其產地便是如今奉化的錦屏街道長汀社區。同是南宋的奉化人陳著，曾在《徐鬼蛟瀑》一詩中留下「滿山藥味增新色，夾岸桃花勝舊年」的詠嘆。至於聞名遐邇的奉化水蜜桃，栽培歷史也已逾百年。據《奉化市志》記載，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年），溪口鎮園藝師張銀崇引進上海龍華水蜜桃品種到家鄉試種，後與一僧人合作，培育出著名的奉化玉露水蜜桃——取「瓊漿玉露」之意。一九二五年前後，第一代玉露水蜜桃就遍植奉化，甚至風靡滬上，有「一擔蜜桃鬧佬笑，引得玉女下瑤台」的美譽。就連今日可與奉化水蜜桃較量的陽山水蜜桃，其種源亦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引自奉化。如今，奉化水蜜桃「家族」更是枝繁葉茂，成熟期自五月下旬綿延至八月中旬。除了經典的「玉露」，還有白鳳、湖景蜜露、新玉、白麗、圓夢等品種。光是默念這些芳名，便已舌底生津，直嘆「此物只應天上有」。

好，不說了，又饞了，再吃一個奉化水蜜桃去！



「哥倫比亞狂想」

「哥倫比亞狂想——博特羅藝術大展」正在位於廣州市的廣東美術館新館舉行。本次展覽展出哥倫比亞藝術家費爾南多·博特羅藝術生涯中極具代表性的八十餘件作品，涵蓋油畫、雕塑和紙本等媒介。

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